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1卷

(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下)

戏 剧

国王与王后	(571)
前 言	(573)
剧中人物	(574)
牺 牲	(683)
献 诗	(685)
剧中人物	(691)

小 说

王后市场	(775)
前 言	(777)
赠 诗	(779)
贤哲王	(925)

前 言 (927)

散 文

旅欧书札	(1053)
致尊敬的贾鲁琼德罗·德多的信	(1055)
第一封信	(1060)
第二封信	(1068)
第三封信	(1070)
第四封信	(1074)
第五封信	(1077)
第六封信	(1085)
第七封信	(1091)
第八封信	(1095)
第九封信	(1099)
第十封信	(1100)
旅欧日记	(1105)
书 信	(1147)
五元素	(1179)
介 绍	(1181)
关于美	(1188)
男人女人	(1195)
在乡村	(1205)
人 类	(1211)
心	(1219)
完整性	(1222)
散文和韵文	(1229)
诗歌的意义	(1236)
清 晰	(1242)

玩 笑	(1246)
开玩笑的界线	(1251)
关于美的满足	(1256)
文明的理想	(1261)
精彩的《罗摩衍那》	(1266)
科学的好奇	(1269)
书稿说明	(1273)
普及版说明	(1295)

国王与王后

曹艳华 译

石景武 董友忱 校

蔡晓云 润色

献 辞

谨以此书呈献在尊敬的大哥
迪金德罗纳特·泰戈尔先生
吉祥的莲花般的玉足前！

前 言

有一天，一部大型戏剧——《国王与王后》诞生了。它的戏剧土壤中包含着大量的抒情诗，因而削弱了戏剧性。它成了诗歌的湿地。在这种抒情诗的影响下，伊拉和库马尔的不幸进入了戏剧。这是与极其悲惨的情节不相称的。在这部戏剧中有了恰当的戏剧结局，比克罗姆那种难以驾驭的爱情最终演变成为难以驾驭的暴力，自我毁灭式的爱情变成了对大家的伤害。

《国王与王后》和《大自然的报复》有一点是相似的。在无边的苦修中，苦行者离开了现实，因而也脱离了真理。同样，比克罗姆在爱情中突破了现实底线，从而丧失了真理。这个道理并非有意针对某个目标而写成的，它是为了表达这里边的一番话语而自然产生的。如果有人想从生活的土壤中铲除爱情，那他自己就不能激发出自己的情味来，其间必然会发生扭曲。

他们渴望触摸到幸福的爱情，
可却没有遇到爱情，
幸福只好离开。
这就是虚幻的欺骗。

圣蒂尼克坦
1889年斯拉万月

剧中人物

比克罗姆代博	贾龙陀尔的国王
代博德多	国王的童年伙伴，婆罗门
特里贝迪	年迈的婆罗门
久伊森、久塔吉特	王国的主要军事统领
米希尔古普多	久伊森的随从
琼德罗森	克什米尔国的国王
库马尔森	克什米尔国的王储，琼德罗森的侄子
松科尔	库马尔森的老仆人
奥摩鲁国王	特里丘尔国的国君
苏米特拉	贾龙陀尔国的王后，库马尔森的妹妹
纳拉扬妮	代博德多的妻子
蕾波蒂	琼德罗森的王后
伊拉	奥摩鲁的女儿，库马尔的未婚妻

第一幕

第一场

(贾龙陀尔王宫的一间宫室)

(比克罗姆代博和代博德多上)

代博德多 大王陛下，这是何等糟糕的事啊！

比克罗姆代博 出了什么事？

代博德多 难道陛下真要让我担任祭司一职？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陛下？你何时
从我这个罪人口中听到过谗言秽语？
在和你交往中我忘记了多少祭祀规矩。

让我做祭司？我早已把听觉的记忆
抛进忘却的深水里。一本书不是导师，
就连它的名字我都忘记，我跪倒在地
向天神行三亿三千万个大礼。

脖颈上只挂着念珠和
梵天脱下的干瘪无毒的皮。

比克罗姆代博 正因为如此，我才大胆地把祭司
这副重担交给你。

没有经典，没有咒语，
也没有任何灾难天敌。

代博德多 难道你需要一个牙齿指甲
都破损的听话的祭司？

比克罗姆代博 祭司，仿佛就像一个个能与神灵
沟通的婆罗门。他们吃饱后
就骑在王国的肩膀上，一年十二个月
尽情享乐，然后不分昼夜地举行仪式，
制造麻烦，发布禁令，颁布规则，

进行责备，而他们双手捧着赏钱，
发出空洞无益的祝愿。

代博德多 如果需要懂经典的婆罗门，
特里贝迪就行——他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总是手里拿着念珠参加宗教活动；
他只会念经，但一点儿也不懂宗教活动。

比克罗姆代博 太可怕了！伙计，不懂经典的人
就会制造四倍的麻烦。
不懂《吠陀》和语法规则的人，
不受任何限制，他们会把前缀后缀
和不朽的《波你尼经》^①全都抛在脑后，
他们只知道信口胡诌。
他们可不受国王和语法的约束。

代博德多 我是祭司！伟大的陛下，这个消息
肯定会使我毛发全无的瘦脑袋受到震颤。
一想起这种不幸，王国里所有人
脑后留的头发都会竖起来。

比克罗姆代博 为什么担心会发生不幸？

代博德多 由于这个不懂得《吠陀》经文的、
贫穷而博学的婆罗门的过失，
家族之神的怒火——

比克罗姆代博 你把恐惧先放一放。
我准备垂首忍受家族之神的愤怒，
可我却不能忍受家族祭司的自命不凡。
伙计，你可知道，炎热的太阳可以忍受，
炙热的沙子却很难耐。停止虚假的议论吧！
来吧，还是让我们来讨论诗歌吧。
你昨天说过一句古老的诗句——

^① 《波你尼经》，印度著名的梵文语言学家波你尼所著的经典。

“不要相信美女啊”，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吧。

代博德多 是经文啊——

比克罗姆代博 请留心吧，要把那些鼻音去掉。

代博德多 鼻音不是弓箭呀，伟大的陛下，
只剩下拉弓放箭发出的“腾”的声音。

啊，英雄的男子汉，别惊恐。

好吧，我现在说给你听：

越是思考经典，思想就越能提升，

越是崇拜神灵，你就越摆脱不了惊恐。

即便女人已在怀里还是要警惕小心。

经典、国君、女人从来不意味着征服。

比克罗姆代博 不意味着征服！真是挑衅啊，诗人，
真有你的！那么谁想征服呢？

是那些造反的人。

想征服别人不是美女和国君。

代博德多 的确如此。是男人屈服于美女的石榴裙。

比克罗姆代博 女人的心里藏了多少秘密，有谁知情？

就连法律法规也无法说清——因此说，

不信任如果诞生于法律法规中，

在女人的爱情中又怎么会得到归宿安宁？

谁知道，河流怎样流淌，空气如何流动。

那河流是国家的幸福溪水，

那空气就是生物的生命。

代博德多 那河流还会带来洪水，

那空气还会引来骤雨暴风。

比克罗姆代博 既赋予生命，又带来死亡，我们要抬起头。

还有哪个愚蠢之人想要征服它们呢？

堵塞河流、堵塞空气是制造疾病，

是痛苦和死亡的根由。

啊，婆罗门，你了解女人吗？

代博德多 陛下，一点也不了解！

我是善良婆罗门之子，
父亲母亲家族曾经显赫一时，
每周有三天晚上举行赐水献祭。
最终因为与你交往我抛弃了所有神明，
唯独剩下了爱神。我忘记了赞颂湿婆，
却学会了吟唱颂扬女人的美德之歌。
那种知识也只从书本上而学得——
后来有时眼睛发炎变红，
那种知识也像梦境一样消逝了。

比克罗姆代博 不，不，不要害怕，伙计，
我已沉默不语。说说你的新知识吧。

代博德多 那就听着吧，诗人伐致呵利^①说过：
女人的话语里含有蜂蜜，心里却藏着毒药，
嘴里饮着玉液，内心里却有大火在熊熊燃烧。

比克罗姆代博 这都是陈词滥调！

代博德多 确实很老套。
伟大陛下，我还能做什么呢？
不管翻看哪一本书都是一样的说教。
有多少古代学者一旦把情人带回家，
从此他们就一刻也不得安宁啦。
我只是在想，婆罗门的女人回到家里，
一旦寻找到别的女人，他又怎么能
无忧无虑地创作诗歌、编制韵律呢？

比克罗姆代博 谎话没人相信。

那只是故意的自我欺骗。

^① 伐致呵利 (Bhartrihari)：印度古代著名诗人，《艳情百咏》(Shringaarashatak)、《正道百咏》(Neetishatak) 和《离欲百咏》(Bairagyashatak) 三本书的作者。——译者注

狭小心灵的爱情怀着绝对信任而降临，
就会死气沉沉，所以只有靠谎言
和不信任才能使爱情警醒。
你看，大臣来了，他肩负
王国的重任。我逃走啦。

代博德多 你到王后的管辖中去寻求避难吧，
你到内宫去吧。就让那些
未处理完的国事丢在大门外吧，
让它们堆放着，不管多少天都行。
大臣离开你的宫门就会逐渐高升，
向着天神的审判宝座升腾。

比克罗姆代博 这是指教吗？

代博德多 陛下，当然不是，这都是废话。
你走吧，别浪费时间了。
(比克罗姆代博下)
(大臣上)

大臣 大王不在吗？

代博德多 他去内宫了。
(落座)

大臣 唉，造物主，你给这个王国造成了
什么样的局势？国王在哪里，权杖在哪里，
宝座又在哪里？那个失聪的、紧闭昏暗的
石头般的王宫内室，傲然挺立在宛如坟场似的
凄惨而广袤的王国土地。
王后就坐在大门口，身着孤女衣，
放声哀号，痛哭流涕。

代博德多 看着就觉得可笑！
国王将国事抛于脑后，自己逃走——
好啊，大臣，国王与王国仿佛
整天在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

大 臣 这该是你婆罗门先生嘲笑的事吗？

代博德多 不笑又该做什么呢？

到树林里哭泣是小孩子做的事。
白天黑夜恸哭是受不了的，
所以偶尔就会用干涩的傻笑来代替哭泣，
这样的哭泣就像凝固的泪水和坚硬的寒冰似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给我听听。

大 臣 你是知道的。

王后的多少亲戚都是克什米尔人，
他们分住在全国各地，
瓜分并控制着国王的权力，
就像毗湿奴派神灵瓜分烈女自焚的尸体。
在外邦人的压迫下臣民们都在忧伤哭泣。
国君缺席的御前会议一片唉声叹气。
有多少外族的大臣坐在那里面带笑意。
我们这些大臣只能低头坐在虚空的宝座旁，
伤心悲泣。

代博德多 狂风大作，船在沉没，有多少乘客在恸哭，

赤手的舵手独自高坐，嘴里在说
“舵轮在哪儿呀？”徒劳地拼命搜索。
美女在操纵着王国的船舵，
她沐浴着春风，驾驭爱情之舟驶入情爱之河。
而让大臣们背负着王国的重担，
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中沉没。

大 臣 祭司啊，不要笑！

悲伤时笑可不好。

代博德多 要我说呀，大臣，国王完全

拜倒在王后的脚下。

大 臣 我对此无能为力。

美女会审判自己的亲戚，

我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代博德多 大臣，你并不了解人，只晓得经典。

女人宁愿亲自审判自己的亲人，
却不能忍受别人的审判。

大 臣 你听，外面的吵闹声。

代博德多 莫非是臣民们造反了？

大 臣 走，我们瞧瞧去。

第二场

(国道)

(很多人)

理发师基努 哎，兄弟，今天不是哭的时候。大批百姓已经哭了那么久，有什么用呢？

农夫曼舒克 说得对啊，只要勇敢面对，一切事情都能成功。

有句话说得好：“那些心中蕴含勇气的人，见了死神也会给他一扫帚。”

铁匠昆久罗拉尔 靠乞讨，不行。我们抢劫吧。

理发师基努 乞讨倒没有什么。你说什么呢？叔叔，你可是懂法律的婆罗门之子，抢劫怎么能不算罪过呢？

依德拉尔 没有什么罪过，在饥饿面前没有罪孽可言，孩子，你知道吗，火的别称叫清除，在火焰中一切罪恶都将被毁灭而不复存在。特别饥饿的时候，火也就不存在了。

众 人 说得对！活下去吧，祭司先生！那就这样吧，我们就去放火。喂，火里没有罪孽。这次我们要让他们失去家园，无家可归。

昆久罗 我这儿有三支箭。

曼舒克 我有一副犁杖，这一回那些戴着王冠的头颅，可要像泥块一样被我砍翻在地了。

榨油工斯里霍尔 我有一把大斧子，可是逃跑的时候我把它扔在家里了。

陶工霍里丁 喂，你们坐在那儿等死吗？都说什么呢！先要让国王知道，而后他如果不听劝告，再做别的打算。

理发师基努 我也是这么说的。

昆久罗 我也是这么想的。

斯里霍尔 我一直在说，让那个录事种姓^①的儿子讲讲吧。好吧，大哥，你不怕国王吗？

录事曼努拉姆 我从来没怕过谁。你们既然想去抢劫，难道我就不能说两句话吗？

莫舒克 造反是一回事，而嘴上说说是另一回事。我一直都在观察着——人们的手在动，而嘴没动。

基努 仅仅靠嘴巴，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既不能填饱肚子，也说不出道理来。

昆久罗 好吧，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曼努拉姆 我不想说害怕，先说经典吧。

斯里霍尔 说什么！你不是懂得经典吗？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说，让录事的儿子说说吧，他可有学问啊！

曼努拉姆 我先说——

过于骄横就会使人孤立离群，
过于慷慨就会使人获益匪浅。

霍里丁 嗯，这个确实是经典。

基努（对婆罗门）怎么样，叔叔，你可是婆罗门之子，这是不是经典，你应该明白。

依多 嗯——这个叫什么来着，反正我知道。不过，如果国王不懂，你怎么能让他明白呢？我倒要听你说说。

曼努拉姆 就是说，即便有些过分，也算不了什么。

织工焦霍尔 这么长的一句话就这么一点含意呀？

斯里霍尔 如果不是这样，那经典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① 录事种姓，印度教社会中一种较高的亚种姓，主要从事文秘、抄写等工作。——译者注

依 多 同样的话，从农夫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渺小，而从大人物口中说出来却能声震四方。

曼舒克 话虽然是好话，可是国王听了“即便有些过分而又算不了什么”的话语，眼珠子都会气炸的。

焦哈尔 只说这一句不行，我们还要听听别的经典。

曼努拉姆 这我有资本，我来说——
难道我们不是你的子民吗？伟大的陛下，
不要赶我们走啦——这样做可不好啊。

霍里丁 这句话真好，确实不错，怎么说来着——这种话还算中听。

斯里霍尔 不过，如果只说经典是不行的。关于我榨油机的事情，什么时候说呀？一股脑都说出来吧！

依 多 小子，你想把经典和榨油机的话题搅在一起呀？你傻不傻？

焦霍尔 一个榨油工的孩子，他能有多少智慧啊？

昆久罗 不在他背上敲打几下，他就不会接受教训。但是我的话什么时候说？你要记住啊！我的名字是昆久罗拉尔，不是甘吉拉尔。甘吉拉尔是我的侄子，他在布德库特居住，当时他刚三岁时，他就——

霍里丁 我全明白了，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时代，国王如果还听不进去经典，那该怎么办呢？

昆久罗 到那时我们也只有放弃经典，采用手术刀啦。

基 努 说得棒极了，放弃经典，采用手术刀！

莫恩舒克 谁说的，这些话是谁说的？

昆久罗（自豪地）我说的。我叫昆久罗拉尔，甘吉拉尔是我的侄子。

基 努 你说得对，兄弟。经典和手术刀——有时运用经典，有时用手术刀；有时用手术刀，有时运用经典。

焦霍尔 越说越复杂了。我不明白，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用经典，还是用手术刀？

斯里哈尔 这小子是不是织布工，你怎么还不明白？刚才说了半天的话，管什么用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要想理解经典的博大